

温州

温州 图 书 馆

花萼楼集

共 1 册 存 1 册 排架号 11472

誰把丹青擘卷子或曰全非或曰大是束髮受書
曷不逢年齒莽之恥丹丹流先六十老矣一簞一
過此何知庶幾寡累

右橋菴先生像贊

花萼樓書鈔目

周易本義翼

慎江獻徵

慎江文逸

續慎江詩逸

問古詩編

四書翼注

慎江文類

續慎江文逸

續慎江文逸

問古別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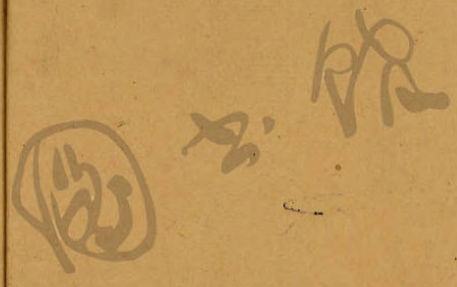
慎江文激

慎江詩類

慎江詩逸

問古文編

問古餘編



花萼樓集

序

周易本義翼序

易不可以解解也解之淺之乎窺易也古今解易亡慮數百家而本朝功令一以紫陽為準余幼時王父手授易解一性雖未成書而字疏句晰惟精繹本義更不旁溢一語篋之二十稔矣年課兒輩易鈍不能解敬做而增之間泰以考證數則俾之由

永嘉周天錫著

鄜陵韓則愈

廬陵鄒元檄

參

男長濬輯

問古逸編

問古新編

列朝私紀

兩朝私紀

樗菴私紀

梓間私紀

周氏家錄

宋元禪藻

問古奇編

問古支編

列朝詩史

永嘉叢書

樗菴叢紀

梓間叢紀

釋乘

問古私編

慎江詩逸

前朝詩史

殊方文娛

敬梓錄

樗菴日鈔

慎江禪藻

淺入深焉夫易不可以解解也如屋解也即覓夫不可解者又安往哉

慎江文逸序

余既輯文徵七十卷以余蕪陋莫一當作者私衷良苦云今復取郡邑乘所遺與全集彫耗間見他什者命曰文逸匪捐捐自好也吉光片羽足占德輝燕臺朽骨猶憐神駿即勞弗恤也然余之為此更難矣家祥匪書每向人白閱而煤殘楮敗者十之三焉烏帝虎十之五則據拾之難屈首受舉子業既乏通材至躬學目購又不越一鄉一邑則論列之難及一稔姓氏如逢故交偶得一二語不啻寸珠尺璧則去舍之難甚者好思不來窮

鬼相搏研墨吮筆率棄去疾走弗顧者再而風雨疾病不與焉則記載之難余之因難而輒已已而復捐捐不自釋者又五閱歲矣况乎烽火頻驚舊聞放失江河既逝老成遂逸嗚呼此所為愈難也歟

慎江詩逸序

蓋聞寶鼎芝房之什黼黻休明响嘯宛委之章鼓吹風雅故白雲玄露太史未進其詞華泰由庚又贊僅存其目詩之有逸所自來矣夫洪鐘與小缶殊音伐鼓與叩瓶異節或傳貴紙或諂覆甌或被管絃或沉脉望然而古音寥越知為宓瑟媧笙寶色迷離望若夏璜周鼎維精靈夙注以不容滅者謀篇斯麗藻朝

騫以不可亡者發響呼之或出如見其人觸而成聲將無有似
是用劇心鉅目遐討冥搜綴集蘊殘固貽譏於掛漏網羅放失
寔托志於遺忘聊付雲藍敢云月旦

史逸序

史逸者何郡邑史逸之也蓋聞諸陶徵士齊二客魯兩生史並
失其名為之浩嘆然彼獨行君子耳吳公雒陽知己名亦翳焉
龍門於天子父僅稱太公於戲誰責哉余喜設梓里事偶有親
記輒筆存之間蔡郡邑史十闕其五因喟然作史之難也冬青
行灼灼霽山集中別紀強附之玉潛東湖樵夫樂產也移而台
耳目之近且然矣余為此懼據拾舊聞彙而成帙題曰史逸函

梁藜蓋見即寶之不無望後之逸余逸者

敬梓錄序

曩讀古人書遇可喜可驚可歌可泣事輒擊節流連不自禁云
顧蹟湮弗可索也地遠不可接也弗可索弗可接以為未必有
是也以為未必有是而可喜可驚可歌可泣之情悠然逝矣父
母之邦故老之傳耳聞目見確如也每有所獲輒書而投之陶
甕中間取讀之其蹟不湮也其地不遠也可喜可驚可歌可泣
則果如是矣詩不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恭矣敬矣又寧直喜
之驚之歌之泣之而已哉

西青集序

余與李子寧侯

寧侯字象坤

意氣出處蓋相類云寧侯以迂余以拙

則類寧侯好嬾鮮所應酬余閉室尚愚時多暇日則類寧侯善著述月可盈尺余雖不逮而貯瘳瓢置壁筒者頗不乏則類寧侯持論文章須已出不欲以三唐兩漢埋沒性霧眾人怪之余可之則類學寧侯喜錄桑梓事余輯文選史逸文徵獻徵諸書互相出入互相訂正則類寧侯慎交游而余之所友寧侯之友寧侯之友即余之友則又類至于世道滄桑人情毀譽室家憂喜或歌或泣或絀或紳余之視寧侯猶寧侯之視余無乎不類也而不類者寧侯善飲余不過三蕉寧侯匪書萬卷有水一池有竹千竿余環堵蕭然琴書寥寂為獨異耳然余坐寧侯西青

齋中罇酒與娛竒文共賞興酣意適略略爾志歸竟不知寧侯為我我為寧侯者則余之不類者迹而類者神也類者真而不類者反假也類不類又烏乎測之哉寧侯詩文曰富西青稿其一耳幽奇韶麗堅貴古雅卓乎可傳余業已著論茲特為序西人寤寐之情與三十年道義之誼聯之以意氣符之以出處俾讀斯集者知余與寧侯果能砥礪有成而非阿私所好者也倘謂珠玉在焉笑余為魚目碲硤之類則余且甘之矣

二續慎江詩逸序

詩以著代也代著而其他人之詩見焉有唐之世初盛之詩昌以華中晚之詩噍以促音與時違氣因世變厥有由矣玉步既更

雅

騷雅未墜即吾鄉言之一時策名絳綬搏風乘雲似宜鼓豫揚
休宣隆鳴盛也而傷今吊古之吟憂讒畏譏之什視淪草莽槁
泉石者不啻過之夫白馬賓王乃緬懷於殷土故宮未泰始悼
歎夫周京雲霞鬱思山川灑泣人所應爾我亦同然爰自甲申
以後得若干人另為一集雖風不殊音徽如故而攬時觀世抑
將有感于此也

楊令公詩叙

往公之令永嘉也為歲己丑今春公訪所知於浙乃便道之甌
人士踴觀郊迎具雞黍獻酒饌瞻拜泣下者蓋違公二十餘年
矣公敝衣羸馬神采煥發旅夜篝燈吟咏不絕已而出所著詩

集命序余作而嘆曰異哉聲誦之道通乎政術匪直詩傳也即
其人與政俱傳故酷烈者聲照頽廢者聲息廓落者聲浮矯激
者聲戾各有所感唯仁心為質藹吉多風者其入人則久則公
詩是已公以名進士宰吾邑慈祥惻怛不與物相撇擻而耿介
自持奔用是罷去茲編所集皆公致政後作也質而不劇清而
不滓怨悱而不傷磅薄而不曼大約本之情性準之典則讀之
有仁人君子之思父母神居之慕公于是有傳詩并有傳政矣
永嘉守令由晉迄今背踵相接獨康樂誦書行田柵溪石室諸
作流俗風如昨夫豈形驅勢導哉感斯通通斯傳也公復行矣
甌人士挽公不可得相與取公之詩登眺贈答者壽之梨棗曰

某山某水公之所游也某人某氏公之所與游也則民之不忘公與公之致民之不忘者當必有道矣余不佞謬辱公知借書末簡得無為管窺蠡測乎康熙壬子二月十九日

玄對集序

按玄對集永嘉王至魁父虎著

積石先生所作詩若干卷名曰玄對誌志也余晚著竟讀則拜手序曰詩曷為宗唐也曰宗其體也唐以詩賦選士舉天下之畸才異智鉅肝劇腎于其中如射之赴的不之從繩上而朝廟宮庭之什下面塞閨閣之吟音必諧句必鍊體格必峻整詞旨必明豈是非詩也舍是弗學也宋元毋論弘正間信陽北郡樹

匪

騷壇赤幟嗣而七子代興蜚葩振藻號稱極盛自竟陵坐務為

幽深孤峭之調時流靡然從之詩以大變近虞山持論則又俎豆高揚弁冕劉宋推為渾融博大卑鄙以下為不足道華庭又起而非之豈非時屢易而矩矱自尊世遞遷而高曾彌重乎先生之詩前後一準于唐而霧心巧手獨出鑪鞴清遠似錢婉雋似韋描寫情景似摩詰至睠懷宗國悼歎家園又與杜陵天寶諸作同其沉痛蓋思致盡而詩之能事亦于是盡矣議者以攬櫛既多酬應亦費間有字句之累猶之索騏驎于一毛別鸞鳳以片羽要不足為先生病也先生曠才績學富厚無所撓塵空無所雜俯仰天光湛然自得寄興遙而托志遠豈區區詞章之末足測其涯埃哉百聞之後復先生已得復失乃風塵潦倒垂

四十年迄以詩豪海內造物若厄之而寶昌之固在此不在彼也

慕庵集序 案慕庵集李家震著庶侯弟

夫詩未有不本性情者也而音節生焉詞采著焉而身世之顯晦寓焉是故宣幽導滯則背踵皆窮賔色徇聲即須眉亦假由其興會所屆歎唱淫佚有已所不能喻人所不及知者昔人以饗天親協朝廟諧金石格鳥獸此物此志也厥後新聲颺起大雅云亡劃顏割謝則襲拋棄擲霰則粗繪紅剪綵則纖調鶯龍燕則褻牛鬼蛇妖則誕僇吟邨語則鄙詩之道遠琴淪不可致詰矣余友青侯之為詩也冲和澹簡貴名通其大者瞻依怙

恃之間次不越鞞鄂嚶鳴之外三彈三唱悱惻纏綿讀之令人動孝友之思篤交游之誼謂非性情之極致風雅之遺規乎青侯名卿之子博學能文章乃以挾天賦日之才轉而為白足赤髭之行跡世事若空花等功名于幻泡長齋禮佛掃室翻經人謂青侯之逃于禪余謂青侯之進于道也攬彼冰心攄為慧業龍門之聲價愈高供奉之風流不墜洵乎可歌可詠也已余既與朱子于王點次之復以并言見厲余才謝義山首詞漫叟得無為佛頭之穢乎哉

慎江史逸序

史何逸乎郡邑史之逸也夫薦紳先生既科條之矣間多漏脫

依

則以立例淺編纂迫渺見寡聞而博雅之君子弗進也家必有
乘邦必有史今廢草野材不稱略名卿高士良有司之業不載
識者悼馬陵谷後余志不自得婆娑漫淫慨然而喟則取古今
史省直志考之而賢材良有司與所論著十三四逸矣乃往例
采舊聞整齊成帙命曰史逸蓋歷十二年所云夫賢賢賤不肖
史也俾後之君子勸小人懼余何敢任唯取闡幽顯微之義別
疑明是之旨結往昔告來者述聖漢以來至萬曆己酉止傳曰
史失而求之野後之覽者或有以知其志之所存書成藏紫芝
山簾副在花萼樓凡四卷

痘疹發明序

華子岐生精軒岐術以之療人茂弗効也而尤精痘疹家言嬰
兒遇之殆者安僵者起若挾肘後之方以游于世者間輯成發
明一書因例立說劃然中解總戎陳公見而嘉之命鏤板以傳
夫治病難治嬰兒之病更難痘疹其最也華子之言曰我見世
之操術以治者矣或偏則溫或偏則涼於血氣之盛衰受毒之
深淺置勿論也緊施之而漫試之能無斃乎于是審其証候晰
其源委用物在主客經變之先程功在筋骨脈絡之表因症以
驗方循方以救症大約撫古者什之七折衷者什之三朝鈔夕
纂閱歲成書仁矣哉其用心乎吾聞軒轅氏兵符陣法授自玄
女而素問難經等篇則與其臣岐伯成之用雖不同其以戡亂

戡暴噓枯活瘠大用大效小用小效一而已矣陳公之治軍也
戎圖壯甚海波不驚邦國干城焉士女恬恃焉又憊憊華子之
書而刻之得無調元贊化欲膏一世而孩之哉華子曰然余喜
此書之行也於是乎序書凡八卷

王艸堂詩集

詩原于情而詞次焉故夫二詞而緣情者皆非詩之真也今之
為詩者摹擬已耳剽竊已耳資于字句率意于贈貽其思淫其
聲靡如剪綵成花都無生韻又如官厨宿物喉吻為焦何也以
其雜之者也雜斯炫炫斯膚膚斯離矣孰能清新浚雅不事雕
琢而其自任其天乎草堂稟異質讀異書聲譽馳海內名流

訂交什之五六客冬來游永嘉王使君折節下之意其人必飛
揚而蹕厲顧乃逡巡謙抑朝夕掩關獨坐手一編而哦及其採
舊聞搜軼事若饑渴之于飲食不厭不止也生平著述月可等
身偶出遊草見示余讀未竟則爽然曰真詩哉深乎情矣約而
章簡而切纏綿和藹蓋于思親懷友之什三致意焉是不可以
興可以觀乎故曰真也草堂天才迅發即席揮毫文不加點人
人驚其敏捷而余之景仰草堂則不在此草堂為姚江嫡系講
慎獨學負經濟才內外倫矣天人一矣豈區區詞章之末足繫
草堂乎哉

黃信侯詩序

案信侯名朝珪永嘉人坦園之孫芟若之子
詩集已佚廉記

竊

詩殆難言矣哉嘉隆之季單取聲詞而或訾其襲竟陵代起為
攻幽峭而或病其纖近虞山論出則遠推國初之渾融正大下
斥慶曆于不道太倉又或非之迄今未有定也詩殆難言哉夫
古詩昉自晉魏近體備自三唐倘流連興會必拾飯飢膏瀟
以自潤摹擬者固失矣若鈞隱索渺淪入鬼怪蛇妖又豈情性
之正乎信侯黃子之為詩也其音冲以和其節秀以達軌而不
膠鮮而不窳辟彼朱絃疏越綽有餘閒又如麈尾玄譚都無佞
響由其恃已者貴故外不得而奪之取物者弘故中不得而隘
之也異哉黃子深乎詩矣黃子負異姿讀書慕古作制舉業名
噪膠庠間彩鳳鸞章羽儀當世行且歌鹿鳴而廣天保此特其

嚙矢耳雖然尤異焉坦園先生為詩壇宗匠篇帙流傳學士家
奉為矩矱而芑若渙有兩翁長篇短什揆藻揚葩即黃子之祖
若父若叔也珠聯玉綴聚首自一門家乘圖書侈為盛事余序
仙山集因及其貽燕之相承墳簾之遞和用志嚮往又以知黃
子之沉心厚力卓乎成一家言而非隨風會之升降為遷流也

趙河東詩序

詩曷為首風也曰著地也著地者何十五國之風謠異矣察異
乃以致同也然風詩所載大率多征夫思婦怨女勞人之作而
奏明堂播清廟者不與焉輶軒之是乘太史之是陳豈非以草
野之唱歎皆真里巷之聲歌善入乎趙子河東之為詩也開元

新宛秀隱約多風或思友懷人或悼時閨俗唯抒其胸中之所得一往情深至詩餘曲調又借閨房兒女之言以洩其鬱勃悲涼之感讀之如雀啖霜空蟬鳴秋樹抑乎激楚而多風也趙子抱才不遇刻苦攻詩手錄三唐及近代名公諸作朝哦夕咏坐起不離宜其進踪正始遠紹先型惟非時流之可及也雖然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是故詩學匪勤弗獲也詩格匪鍊弗精也由積之者素也杜陵為騷壇宗祖而詩律之細乃自信于暮年有以哉趙子勉之舒逸響于性霧叶林聲于律呂余將於子觀風矣

花萼樓集

永嘉周天錫著

同學 李象坤 恭 男長濬輯

趙紹鼎

記

重建狀元坊記

正統改元之年天子親策士於廷而次之其第一人則吾家畏菴公也公居松臺之東於宅里相望地樹之梓黃公養正為書狀元坊蓋名筆云時既久傾仄顛實不可復治家大夫倡議將新之己卯之春忽拜山左之命王事孔亟議遂不果時錫下第

不
歸自武林家大夫於括蒼道中告錫曰余此行別無所私唯先
太史公之坊業有成議不可以止其傳余語石室公俾首事小
子毋辭勞毋避怨毋傷和勉矣余且行錫踉蹌受命越三宿歸
不敢抵舍趨告叔祖石室公公慨然曰唯然余責也隨商之諸
叔祖伯叔兄弟議僉同傳草躋金危材鳩工筮吉興事式如舊
制更而宏敞約費五十兩有奇以己卯十月始事庚辰十月落
成里中黃白爭望而譁咸慶坊之不復新而太史後人之寂寂
也是役也捐金以倡不欲以義舉自予昔家大夫也協成決計
者石室公及諸長老^也昨夕董役者仲父明也贊末議効奔走始
終恪事者錫與仲弟鏡從弟鐘也抑竊有聞焉畏菴公值英廟

址狩力主迎駕之議纒纒數千言具闕國體雖言不見用而氣
節表表宦僅以文章見哉乃公生平不著于史即煌煌諫艸亦
埋沒於寒烟碧霧中家大夫每以後亡達人先猷寂滅為恨何
里閨燁燁為也錫侍家大夫側讀公之書誦公之詩懼公之古
蹟且廢為瓦礫是用敬承嚴命隨諸長老後勉效拮据安知後
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然計斯費不過數十金家大夫非吝
於財者而必合眾力成之要以家大夫而不欲專斯舉即後之
不必家大夫也者而並得與斯舉也亦為其可繼云耳竣事敬
書以報家大夫命并以告後之同志者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四

記遊

湖遊惟春最盛余以辛巳九月十日同友人出錢塘門携天池茶一瓶新蓮蓬數把呼小舟泛斷橋下於時湖光漾碧樹葉飛丹片片點破波旋舞未下夕陽初照水面擁紅薄霧晚烟各有奇態而俗游則止午未中三時簫鼓酒肉而已俄聞雲中略略作聲疑為孤山鶴返而歸

靈隱境最奇勝寺前澗水流青漾玉冷入心脾讀香山冷泉亭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僅存其名耳俗人不解事往往若此蘭亭崇山峻嶺何等布置乃以平地當之不令古人笑人哉度風篁嶺石皆作青色如椀獅伏草莽間有鳥磔然啼蓋朱冠

長喙云寺亦幽勝因年饑殊寥落余夙慕龍井茶寺僧供余啜之無香氣蓋烹茶者非也為之悵然獅子拳一片雲神運石俱可觀寺左立子昂書秦少游記碑為摩挲久之

烟霞洞古寂幽老寺頗不稱石室虛朗如軒榭石門石牀皆好事為之畦畔有蘇東坡題名中多蝙蝠蠶窠名夜明砂可明目紫陽庵秀石玲瓏如小飛來青芙蓉月蟾伏獅頗肖傍供丁野窟像仙人視骨肉如糞土世人以金碧奪之聞華山道士出希夷頭顱求施神仙之不幸類如此

雷峰塔一名皇妃塔世傳鎮妖物也縹流多習靜其中路生荆棘不可上余乃小奚力乃及塔址真一見異人聞諸僧率以饑

小蓬萊宋內使甘昇別墅也近為黃觀察物然數更主人矣土
人云黃之裔削甚日向巨族大家勻市無應者
入飛來峰拍手叫百千奇字此外不敢開口袁中郎云渴虎奔
貌不足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為
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為變幻詰曲也約畧盡之
孤山塊土耳處士墓在其陽寒梅數株景况蕭然寂然誦疎影
暗香之句髣髴呼之欲起夫孤山以處士名處士以無妻子名
妻子之於人何如哉人人妻人人子即不人人處士矣
昭慶業海也祝融氏櫻之高麗一瓦礫場耳過鳳林稽首鳥窠
禪師塔白公風流千古鳥窠猶謂太守居處甚險禪門果峻哉

是

返

大佛頭世傳祖龍繫纜石燬於火余贊歎曰瞿曇瞿曇箇自本
來面目法相寺耳和尚像與淨慈半千羅漢像對之無不失笑
虎跑水僅歸蹄塔而沒者不絕憶丙子之秋與鄭君采先生全
游余口占有征衣半濕嶺頭雲之句先生可之永隆寺湮沒已
久葛屺瞻年伯以別墅乞之或曰即其地余於它寺或過或去
亦不甚記云

余游湖屢日偶過多寶寺僧僧迎余曰湖游倦乎可以稱西湖
主人矣余曰噫西湖孰主之曰不知也西湖以蘇白二公為開
山佛祖若楊若趙若孫則護法伽藍也領此稱主人必歸林處
士處士不職也不吏也以職以吏主西湖者非也非一壑一丘

一吟一咏主西湖并托處士以主者亦非也而處士遠矣僧曰
嘻吾前所稱乃為唐突西子

金陵諸山秀麗娟整非若西址雄壯足控天下也且川流一去
而不返六朝遞興廢有然哉本朝宮殿極處東偏即燕雀湖故
址似非辨方正位之道故孝陵當時亦欲都闕中而文皇竟遷
址平云

余以甲申遊金陵九月望日登雨花臺遇祠部馮吉人談朝政
一二事為駭矚遂啜杯茗而別臺多五色石子大雨後有絕佳
者出石門訪何素臣不遇迂徑上謝公墩履荒阜耳竟無一亭
一榭可布裯列席者茂松千樟聽其化去金陵人不好事如此

夫烏衣名玉東山名謝千載猶如令人流連羨慕江左風流也
余倦極與伴環坐荒草中

清涼寺世傳李氏避暑宮也陵谷相尋桑田互易瓊樓瑤室化
為碧草青燐而粉褪香埋僅一二沙彌出沒于寒烟冷霧中也
撫今追昔大槩如是直為後王三嘆

削山為城如壁立吳建金陵城始此與友人談投書浮沉故不
乏晉人風致非謾也後人指石頭城為輕薄故事枉却枉却

入國學肅謁先師廟廟壯麗不下王者宮已乃上鷄鳴山祈兆
于玄帝發榮得吉觀象臺列璣衡等物製作精甚或曰元時物
過山寺拜誌公畫像高皇帝御筆為贊蓋乙酉年也金棺銀榔

則孝陵備其入定地而以此為酬云柳長五寸許春秋祭則陳
之大司空何公故為大常為余言誌云所藏袈裟幾滿丈室望
古臺城慨然梁武帝捨身之愚也寺僧則曰雞鳴山周遭皆同
泰寺址

鳳凰臺在鳳游寺左花岫衣冠又添涕淚矣登臺北望而下寺
即古瓦棺也以臺故更今名時警狎至司馬率匠人堅甲冑鑄
矛鋌其中錚錚之聲數里不絕
出正陽門折立真神樂二觀尋蹇驢不值迅步霧谷寺趁五里
松下飛濤設設起神思冷然至響廊呼聲即聲應也上無梁殿
殿偉麗嚴肅中奉酒彌而梁師觀音釋迦地藏則各置四隅云

擊景陽鐘吳宮梁苑盡蒿萊矣此物猶無恙也依徊久之入琵琶街一僧拍手頓足試之果然或曰下多纍甍即昭明太子讀書處余渴欲掬飲八功德水以酒故入塔禮寶誌公像婆娑竟出山門稍憩寺為鍾山東麓遂肅謁孝陵循御道旁入石獸各左右列松柏參天佳氣蔥鬱知為萬幸藏也欲入饗堂冀一見衣冠灑物時陵禁頗厲讀皇陵碑而歸

牛首山王怕叔云金陵諸山俱朝孝陵唯牛首外向牛首者以兩山對峙而名也又名雙闕從山背東折而南乃見浮屠空門再從西而北入弘覺寺上白雲梯梯上一銀杏覆被畝餘遂登浮圖之從修廊出攀數十級至觀音閣凭欄俯視已足躡浮圖

之頂矣閣後小石爲捨身臺下倚空如壘爲堯率巖從巖徑行
入石窟爲文殊洞有塔而方則辟支佛所藏舍利也下塔過禪
堂右室爲倒懸塔影出寺五里則獻花巖僧懶融居之巖南曰
屯雲亭又南曰芙蓉閣自此牛首更如綉壁可愛也余晨出聚
寶門傍午到山寺適賈人供佛飯僧周懸圍百祖像香花供奉甚
肅僧多餘有緣云灶居地下範金爲之上出孔如甌大投以薪下
如風輪聲呼呼然則大奇僧曰文殊遺跡也余笑謂必鞭寒山灶
石至此乃配華嚴閣藏經樓頗精麗辟支觀音二洞幽寂可避
山頂一室僧慧林居之年六十餘善談論推窗矚目千里可盡
三山采石爲霧障去卽江流亦隱不見慧林曰非霧也十年前

見此江左遂有流寇之變殆殺氣云共歎息而別飯雲心精舍
從之獻花巖以日下春故僅矚目而歸寺修於南唐保大四年
李先主再修之詳姚少師碑記昔人謂西湖六橋是水墨筆條
飛來峯是盆景余謂牛首是人間畫壁山故削立而蒼觀傍見
側出丹碧耀炫遠望更佳也唯塔影倒懸似不可解聞都城民
家亦有然者或曰陽燧居中草木影入窗隙皆倒懸以中無碍
故也未知是否

舟泊胥門尋姑蘇臺故址紫吳地記云閣閣起臺於姑蘇山因
山爲名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今土人指
城上小石亭當之蓋附會也余過此爲十月二十日夜夢一境

山水周匝松風泠泠遇一老翁談論良久老翁曰神在步先文
在命先俄聞解纜聲遂寤亟書以見奇

虎坵峯巒明秀平地突起試劍石到處有之不必問其吳不吳
也予人石如磨水疊浪蘇人每於此張幙烹茗以邀游人之賞
上為生公說法臺李陽水之篆書劍池巉巖削絕世傳吳王葬
浮屠下此其隧道云姑蘇多佳山水而虎丘獨盛蓋厥地處卑
又近城市故樓船簫鼓無日無之他上方天池諸山俱置不道
矣因知標孤者人遠入俗者人親余以斯語質之山靈山靈其
許我乎吾遊虎邱進一解矣

先中丞公墓碑記

萬曆庚申先公卜葬先淑人於瞿溪之西與而虛其左俟埋碧
者嗣而宦游二十載於墓石槩未遑也甲申之變歸卧一室十
九年不出戶嘗曰吾亡國之臣異日勿用石獸諸物但立一石
書舊官階足矣康熙甲辰夏先公棄養維時拮据裹革淚枯力
匱於茲石猶未遑也及今壬戌去甲辰又十九年矣時序不停
草木且拱矣恐一旦先溘朝露負罪逾深于是與諸子濬等經
始之離墓數次百武許遵治命鑿碑文焉先公清節偉績彪炳
朝野固無藉此區區而著林叢密道里迂遠不有表識即無以
肅觀瞻而垂久遠况羹牆陟降又後人所斯朝斯夕者哉碑不
甚厚跌亦猶厲而磨琢木工者先公忠厚立訓戒勿用前人懼

上物故也斯役也樵牧過而流連衿佩行而景仰位烈先猷藉
是益顯而不孝孤得以草土餘生幸成厥事幸矣幸矣凡我子
孫瞻先德之崇高冀後人之啟佑謹身節用設本務寔能無貽
羞于祖父則茲碑之立甯止山水增華直與天壤同久矣詩曰
無念爾祖率修厥德其敬戒於茲哉碑高七尺九寸濶三尺六
寸跌高二尺四寸立于是歲冬十一月十五日記于癸亥春二
月十九日

花萼樓集

永嘉周天錫著

同學 林占春

翁應春

男長藩輯

疏

重修永嘉先賢祠疏

蓋聞地傑人靈永嘉多命世之英崇德報功鄉國嚴從祀之典
稽稽模於往昔覽篇什於今茲固已俎豆生光山川增重者矣
越有先祠甯居廟側高山在望典型與九斗齊瞻棟宇聿新芹
藻偕二丁並薦乃戎馬生郊之後荆棘成叢而几筵散亂之餘

脂蕭缺奉典斯軼也矣。慘莫甚焉。夫白伯之甘棠如故，猶興遺愛之恩，矧高曾之矩矱依然，能無舊德之感，欲新前制，端屬後人。碩公虧私，匱之年，倡率宜先于子姓，侑作廟新，官之會，奔趨宜急。夫鼓鐘或繁，祭本支或遙，遂華胄孰效力，孰施財，曰爾先之事，如弛勞如避怨，亦吾輩之羞。伏冀同心共襄勝事，庶令慈孫孝子，長儼世德於羹墻，亦使繼掖簪纓，永沐休風于鄆魯。齊心啟請，拭目樂成。

引

四妃十六子圖引

柱石王公涖郡七年，里謳巷吟，達于闕下，公餘之暇，命工圖畫

四妃十六子以資游覽，公尊崇好儒術，每事皆風雅，如此案圖不知所自，昉或曰古者后名不立，如堯舜三妃是也，或曰奚止堯舜，譽則四妃，赤龍飛燕，陶唐商周，孕焉十六子，何居或曰八元凱也，或曰非也，凱出高陽，元出高辛，系別矣，曷一之，或曰若稽古，蓋黃帝云，帝元妃西陵氏，次方絜氏，次彤魚，次嫫母，西陵子三昌，意也，玄囂也，龍苗也，方絜子二休也，清也，彤魚生揮及夷，彭嫫母生蒼林及馮陽，計所生子九，言十六子者，又非也，或曰紀言之十六子者，眾妻子也，合四妃之子為二十五子矣，稱十六子何，居家所揣度，四妃者，總言之也，十六子者，別言之也，大約不離軒轅氏者，近是，兩或以四妃生十六子，抑又非也矣。

嫫

雖然上古事若沒若滅安知四妃不十六子也帝武之履高媒
之禱實為後世祈嗣祖而齋斯樛木風人庸焉王化起焉斯圖
也所謂男子之祥非耶因系詩為祝云

於赫王公衆人之母拊我孔慈燾我孔厚 天宇加朗土跡

加豐式歌且舞白叟黃童 室只琴懸庭餘窠羽扇以薰風

澍以甘雨 曠茲五色雞犬桑麻公也噢咻其樂孔嘉 曷

以誦公綏受福祉爾熾爾昌亦多男子 休聲上達和炁是

承涵漪氤氳振振繩繩 酌彼醴泉采厥芝艸泉長草馨永

錫難老 明明夙夜秉心塞淵貽謀式穀君子萬年

鋤餘草引

案鋤餘草永嘉僧超莊著又著有小若岩集十
卷 廉記

刻角光起
蘇字

蓋余讀漢劉章傳異之得四句偈朱虛行酒太后前拔劍誅呂
歌耕田立苗欲柿非種去更于何處覓安禪偶闍眉光鋤餘草
悠然有會遂書以歸之

議

明州祖墓祭田議

明州青坑墓者恕菴公暨中呂公衣冠藏處也嗣而子姓從之
凡九世矣我家自歸溫以來祀典久缺青塚纍纍不可復辨先
王痛本源之忽曠也傷血脈之不親也崇禎己巳遣仲叔明致
祭越辛未命伴圖山原樹木及改各葬地以歸符之譜牒十浹
其五矣癸酉王父捐館舍家大夫讀禮廬居日思繩厥志願襄

相

事未遑也丁丑甫釋吉忽拜九江之命叱馭就道瀕行以繩其祖武勉余小子抑何以報命哉先是高祖妣謝殯茲土王父伐石以志年月舟風於海弗及立庾辰春天錫遣人往立之封土焉乃案圖求之山厚如故也而所稱葬地又沒三四矣辛未秋俾適往四明令使之墓所回言荒翳益甚余小子始皇然驚惋焉痛思繩吾祖之志而僭議之何議乎長老之言曰祭宜舉也墓宜修也未也惟議田而後可議祭捐而後可議田有田而後祭可久墓可永永無失則墓田是亟乎夫形家之四獸猶兵家之四翼墓田者墓之翼也青坑去寧城二十五里而近廣二畝有奇坡陀屬溝塍相錯崿嶮松柏之外左右皆隣壤保無有牽

牛蹊人田帶劍上吾垣者乎而此亦一若封彼亦一若封雖欲禁之何從禁之且荆棘遍山藤蘿被壑犁鋤伐木之聲接於前非以肅墳禁也渠穿鑿沿之役興於後非以護地脈也况乎時祭無聞而先霧恫道路修阻而子姓疎皆以墓田未立故耳夫卿以下圭田之賜猶五十矧子孫自致於祖先者乎抑聞之昔有術家告人曰此地必發於六十年後則今日著衍貴盛又其初始兆基也曷可以須臾已耶今議本派每人輸金一錢五分為士者倍之富者倍以五出仕者倍以十將此銀設法以營子母積之數年則田可辦田辦則祭舉祭舉則族親族親則議一議一則修塋掩壙植疆蔭木且不勞而理矣非然者究至碑埋

某

柱下海變桑田後之孫子即撫故蹟而興思曰某祖某宗之所出也某祖氏之所藏也亦徒寄之荒烟衰草於本源之誼信云絕而血脈日疎矣誰不痛夫此王父所以議之於前而家大夫欲繩之於後也天錫童子也言將為罪獨思繩吾祖之志不揣愚昧而僭議之若善後事宜須創田後立約遵守族之父老當有遠猷余小子其俟之

書後

書王父手錄瓊策後

此王父手錄本也王父留心時務不及以此策射富世而藏之家辰而讀之仙篆雲書未可方物子子孫孫永寶哉

書王父手錄講義後

兒時侍先王父側口授書義綱提目証字訣句疏極為明睿從翁竊聆即已鞭心入裏茲簡故笥得手鈔講義一冊展玩不已良久不勝悽惋敬為函之不敢近而襲不敢遠而遺也

書周氏遺墨後

遺墨者何大者志之家乘也矣此其遺者耳夫右軍墨妙智永失傳猶為永歎况子孫之于世上身不及見屢從父老口頰間慨想其為人而寸帛片言忽得之漏清靈殘蝨蠹鼠啣中何敢忘何敢忘彙而錄之并以王父遺稿附焉題曰周氏遺墨敬書數語於後

書綸音錄後 先水部公命代

臣家自趙宋由赤岍徙永嘉松臺里數傳以來時屬蒙古氏俱
隱不仕至國初始稍有聞者迨正統中聲日隆隆起歷神光熹
以及今上而朱紫簪笏相禪矣本朝故事以考最聞或慶需而
得誥敕依秩有差其由卽署至公卿以使事行小有敕大有諭
朝覲者亦如之臣家被賜者八人凡得制誥之類二十有五通
云詩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蓋華袞之寵
有不能勝片言者臣家自始遷祖至今為世十指僅千耳而被
賜八人者或以身或以子孫至於房闔之內或從夫或從子或
孫皆有以動九重之聽而寵錫洊至且起而近天顏弓天語者

猶未艾也嗚呼亦幸矣敬稽首盟手莊錄之臣敢藉是對揚天
子休命

書宗譜後

昔崇禎己巳歲王父大參公纂修宗譜越十年水部石室公再
修之嗣先中丞重加釐輯則甲申十月也支派嚴明規條詳悉
結先垂後披對肅如寅卯之交雖兵燹頻仍譜牒無恙族長老
懼其久而佚也議孟仲季若填一冊取十餘年間名諱生卒增
入之以丁巳秋月六日祇告先廟爰命天錫載筆從事余小子
負薪無能受簡滋懼因我祖我父敬宗睦族盛心忘其不肖日
鈔月纂閱歲告成總為十卷手澤如新儀型未遠美牆陟降有

餘慕焉若型孝敬忠厚倫植物先訓具在余小子不敢贊一語也敬志歲月附之簡末云

書羅浮紀勝後 紫羅浮紀勝永嘉林必登著者已佚

昔人謂維陽園亭興廢覘天下之盛衰頗興廢無常只賒得名園一記耳摘辭拔藻雲鬱霞蒸即無問當年玉宇金庭朱樓碧治也山川有盡唯文章為不朽讀翰仙茲編益信

題跋

題謝巖篆刻後

蓋余讀此而嘆記載之誤也舊志乾隆符元年温州刺史錢鏐三年魯寶四年鄭謚新志因之余攷乾符元年甲子非庚辰也

下

甲午上溯咸通之庚辰相去一十五年誤一錢武肅鏐後唐長興三年卒子元瓘嗣如判州事錢元珪錢元節皆其子而鏐與鏐名同行次誤二阿育王碑梁貞明二年錢鏐弟鏐迎塔作禮案武肅高年八十又一其生為大中壬申去咸通庚辰僅九年耳而錢唐志開成元年鏐與錢唐令開元年丙辰至咸通元年庚辰計二十一年鏐卽廿歲作令及迎塔之年鏐已一百一歲鏐方六十五歲猶曰鏐弟誤三余再四詳求莫得其說近閱永嘉譜歷代牧長之叙注云乾符三年王邕因温州刺史魯寶請降則魯寶之在三年無疑矣而前有錢鏐後有鄭謚首尾四年刺史三易獨咸通盡十四年止載崔綰一人何略也意錢鏐與

寶

27
崔縮先後同時遂誤以咸通元年作乾符元年歟又意錢鏐另
是一人與武肅毫無涉歟夫竹冊易訛金石最壽鏐之刺溫當
以篆刻為確唯輔軒二字難曉姜平仲以為鏐字取圖繪寶鑑
作証余緒閱無有又不知何據或曰輔軒者輔軒車以記也亦
通書以質博雅君子已亥夏五既望

跋解學士真蹟

解學士真蹟詩一卷詞致清令筆勢飛動書于永樂乙酉秋九
月既望迄今二百餘年矣墨蹟如新洵可寶也顧其詩集中獨
缺昔謝希逸山夜憂長笛弄等作手自繕寫而文集不載可見
古人零詞斷句湮於梨棗未必留於絹素也

跋黃南華編苕集

按南華名一鵬

己丑之春鄰人有以殘書數種來易穀者而先生詩卷在焉蓋
鈔本也已從錫擔中得先生編苕集方知有刻本云今九月先
生之聞孫卓知余采輯鄉先哲之遺佚者乃以先生之藏藁見
示蓋與余曩所得鈔本原一帙而兩分之第不知何由散失耳
卷中字法端楷望乙改竄者再先輩用心精細如此因以歸之
簡編如昨手澤猶存新璧合珠睽似有神物擁護者黃氏子孫
永寶哉辛丑七月

跋洪都賦後

鄭子幼度負異骨讀異書嗜游異山水著作月可等身洪都賦

特黃源一勺耳雄奇偉麗典博森通托志幽遐騁懷寥遠夫過
都歷國羈客重其流連毫社殷墟騷人申其慨嘆則茲編之作
豈落霞孤鶩足當髣髴哉

題竹居集

案王川子名詠永嘉諸生

川子丰神似逸少而詩句又似右丞一種清新秀逸之氣撲人
眉宇由其襟懷灑落絕無人世齷齪臃倨之態故發而為詩如
清泉溜石如秋月映潭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夫清新俊逸成
一家言是矣猶非其至曷至乎曰真曰澹曰妙曰玄

題稼叔子司理行田錄

紫叔子名宗孟字子震又字叔子
號師棠安東人崇禎丙子舉人初

溫州

司李流民失業司李為請賑並給牛種區荒田
出民持香擁之因呼為香司李尋轉武昌府丞晉如抗

州府事

康熙己未以鴻博徵不就宣城施愚山三原孫
豹人吾甌周懋寵均與司李有投贈之作事蹟詳見李

元庚望社姓氏政行田錄當是
記錄在甌給賑事也丙辰九月 徐廉記

公之輯我甌流民也蓋胃焦鬣索云朝上一尺號夕上一尺號
沉痛婉切幾幾古監門圖茲行田錄其一也公嚮于役茶山余
謁公之蕭寺見公布袍步佛燈下目營叻計指畫徘徊喟嘆丙
夜方寢睫未接遽起呼老衲與語商某某拯救法凌晨出詩示
余有海鶴無糧之句思深哉其諸仁人之用心也康樂行田白
石近不及鴈山何況民隱公惟負經濟才毋論援溺救焚而文
采風流不已凌顏鏗識哉

銘

竹鎖銘

割而虛失厥質巧而機傷厥直古人考如鐵茶人子如璧是宜
於君子之室

銀符函銘

有引引其辭詩人又用也

余兒時先淑人手置銀符函佩余今若干年矣愴然銘

篋之懼忘佩之懼褻母愛兒也似珠兒報母也似葉兒銘兮悲

不輟金可銷川可竭

瞿溪埭銘

石固土堅河帶山礪如犀鎮水似蒼奠地川后安流天吳順勢

物阜民熙萬年永利

溫州

刻而... 卷之... 卷之...

飲

明皇... 萬平... 永隆...

永

不

花萼樓集

永嘉周天錫著

同學 王復禮 李象震 男長濟輯

誌銘

趙雲汾墓誌銘

君沒方子廷芬哭之慟已襄其後事越七月翁子克生埒鷄釀
酒偕同侶操文以祭哭者失聲憶三四年前君同余輩哭林梅
生又哭朱會嘉恍惘猶昨今重哭君于是歎朋友之道不哀而
君之感動人為不可及君少孤母夫人擁持之又善病左手哺

粥糜右手喂藥感矣家貧感滋甚君長而警敏能讀書以學著
而母夫人以節著為之為學也味爽把卷而戒日中未食夜篝
燈鈔行卷不八九篇不止顧好奇異務為超世軼俗之作以故
小試利大大試不利雅慕古文詩歌文宗韓柳詩彷彿長吉玉
川它悉跡為蒼蠅聲沉酣古今典籍凡政務沿革人材消長國
運興廢信口抵掌如數家常物又旁及山經海誌具書雲篆街
談閭史用資其灑翰於是歷吳越沂江淮馳驅齊魯宋衛比渡
灤河出片石關瀏覽三韓遠左諸勝而交益廣文益豪詩日益富乃
一種蕭騷鬱抑之氣如瀑溜崖如濤激石往往借填詞洩之酒
酣耳熱搖膝朗吟若玻璃燕娘子軍風流俠諸劇識者謂遠出

關漢卿馬東籬上也性最孝母夫人棄養以苦節未旌語及輒
掩面哭生平釋爭解忿口不挂人過值拂逆輒設笑寘之不與
較歸卧一小樓修齋禮佛嘗言靜夜註金剛經身心澄徹得大
鮮悟云嗚呼以君之宏才博學海內罕伍而弗獲預虎觀石渠
之選卽預茲選者恐未之或先也而顯庸若彼淪落若此時耶
命耶抑根於地耶君晚而進於道一切榮枯得喪不足當君之
一咲而奚足為君惜耶君強健善飯一夕醜酒大醉噉蠟黃齏
許夜大瀉遂委頓投以藥不應寢疾歷五日逝矣惟席蕭然所
撰著多酬應君亦不自珍惜廷芳從其啟簾中葺之而舊游詩
稿百十首竟不存今年夏五臥孤蘭挽廷芬來余齋泣而請曰

吾父葬有日敢乞銘余閱其狀則手袖先生祭之文與李子宣
侯祝言曰狀具是矣余曰信乃誌曰君諱紹鼎字昌言姓趙氏
雲汾其號也順治貢士年七十又二配金氏生二男長之蘭次
之蘭母陳二十而寡壽八十其先自鄆徙永嘉實宋秀王裔銘
曰
弗鬱弗豪託之風騷曰遊曰傲聲迺益高因而肆于野達未顯
于朝蹟湮影寂我銘斯昭

林弱仙墓誌銘

弱仙為諸生試輒第一有目覽其牘異之謂是驛驕不日躍天
衢也試于鄉輒蹶蓋君之文標新引異一以瀾氣出之銳矣稍

弗精究矣少醜藉謂君致之而不盡致之故蹶也余疑從城南
舍見君攻舉子業掩戶屏跡吟唔聲時時至夜半似劄心按賢
不售不止者而蹶如故性明敏旁通群籍又專意聲律之學日
鈔月纂再鉛甲乙如其制義或以左帖括而右詩賦君之不售
正坐是夫舉子業誠精矣能保其必售乎不龜手之藥一也而
不免泝泮統悲夫悲夫君諱健字弱仙姓林氏世居永嘉中子
河祖若冲翁翔鳳父某母某氏幼孤育于祖母某九歲能讀書
十六入郡庠二十食餼廩聲名噪饜序間余因家仲交君君又
與類少稱臭味晨夕過從握手論文靡所不盡君白哲美丰儀
飲酒不過甌而談論斐疊殊勝人意義家雖貧錢穀不大愛惜

君多

緣手散去富人子及豪有力遇所不足輒奴隸之又或出其冷語以譏世嫉俗人遂以居胸中有鱗甲不可近實未知君者也晚遊西湖著湖上草而病膈吐多納少筋絡皆見君自知不起乃命門人寫所為詩藁遺余越月逝矣子二余未之識也遇諸塗厥頗肯余詢若父葬未則泣然曰矣矣墓在十九都塚土耳夫以君之才既不得一售賢書而身死未幾廬舍變易圖書散亡妻孥流離轉徙隣于溝壑良可憫也憶乙酉之役君私語余曰昨夢至一酌酒饌筵設甚盛吾方舉箸一紫衣叱而下之曰此非爾坐處爾應在明年君竟以丁亥死噫嘻豈人間不售天上售耶所謂致之而莫致之者耶銘曰

錦肝繡腸弗如綺紉鏤金刻碧而餒饜殮時遇贈謫兮窮鬼盤桓奇文自寶兮火骨木難魂來歸兮茲土突兀兮悒悒畢然而琴蘄然而斧百世是藏兮知雲澍雨

梅贊臣墓誌銘

神廟戊午城南有七子社七子者建侯明止善長若冲玄抱某某及贊臣也贊臣性明敏嗜學博通古今書籍隨手劄記無間風雨寒暑積百餘冊庚午客武林為蟲鼠嚙幾盡歸哭之慟乃取所記憶復錄之凡為冊一百八十二余偶見其不全本皆蠅頭細楷丹鉛錯落用志勤而功篤如此又工詩審音命句一字不苟下嘗曰吾鄉嘉隆以前詩文卑蕭戾二谷先生崛起而振

興之詩知學史漢自先生始又曰无咎取法裕却裕却稍狹无咎凌厲變化故自名家少文其次也夫贊臣屈首舉子業能刻意詩歌貶心抑志得所師承又如此然當時雖慕曠蕩好譏彈圓棋浮白風流自喜贊臣獨修飾不踰閭域稍稍稱異昔有一巨公耳七子名召見之私語贊臣曰子視若輩猶長松之于蔓草也殿後建侯癘某某疾立抱無後明止罹禍善長佯狂唯贊臣需次貢成均躋上壽云諱調元字贊臣永嘉儒藉順治辛卯貢士授龍泉訓導年七十有九配祁氏子男二為梁生員友蔭孫男二所著有齋月軒集金陵游草行世贊臣少讀書山寺但夢神人贈墨一大圭龍鳳篆文而缺其角贊臣拜而吞之嗣後

文忠日進銘曰

奇文鬱勃爾玄亭長松蒼老爾儀型高陵下谷青山青埋藏齒髮固且寧百世而往視我銘

洪銘生墓志銘

君自罷曲陽令歸為余言甲申往西山哭皇陵目皆出血沾袍袖甚濕已進東華門瞥見一處朱題丹陛四圍垂紅綾障子香鑪几案猶存西苑石橋彫刻魚龍鱗欲動哀柳敗荷迎風颼颼作響殊傷感未忝時門禁未嚴君引例進香猶服故衣冠云曲陽地狹民窮君多惠政如均徭役修學校捐贖鍰却火耗印馬丘減蘆稅興行教化獎勵廉恥不半歲庭無訟獄境無盜賊鄰

邑之民有慕風襁負來者會京師陷闔官猝至咆哮兇虐捕君甚急吏民匿君地窖中一日數徙死桎梏死犴狴凡九人終不言君所在闕宣兵入賊敗走則迎君督鄉兵殺賊追及之斬賊千計驟馬甲伏無算奪回龍緞玉笋金爐皆內庭物君盡以實北嶽廟中間金陵再立主乃奔赴行在曲陽老幼哭留君不得相與龔石頌君蓋君之行事足紀者如此君既歸貧不能供朝夕杜門卻軌事其尊人唯謹過過余飲飲罷又為余言曲陽故有尊經閣久閉相傳鬼怪宿其上弗信命啟之柱間有聯絲柳綠君植紅門紅縣開授官日祈延鄴侯廟有清風明月賀長年之句縣南北界碑一書明月一書清風任甫暮而國變作相歎

偶

定數不偶君病痺逾年滋劇忽強起命書已履歷及到家年月赫之而曰白髯翁伴我久持此可回曲陽也遂暝君諱秉誥樂清洪氏以崇禎丙子舉人終曲陽縣令娶趙氏子男一君歿猶在抱今娶妻生子貧無以自給葬君鄉某鄉某山猶能子也銘曰父縮緩于負薪吁嗟廉吏兮懼此奇貧稱慈母頌神君吁嗟廉吏兮彼視貞珉

李文五墓志銘

碩
永嘉李氏最姝碩而不相屬也父五系自閩亦岍徙柵溪再徙外沙秀聰穎異常兒遠近以神童稱之好學善談論雅負意氣多怪少可負為館師稍稍不中意投筆志潛心恬恬閉戶寂處

餞

蕭然自得也每試必高等督學黃公跨千黎公左嚴許公平遠
王公園長皆獎賞之亦頗自矜詎余偶見其案頭行卷丹鉛未
竟遽取魚鹽柴米之數書其後余笑問故則曰此了不殊不
意只堪漬鹽醋耳試場屋輒削之且再愈益自負飲酒不半升
值快意或誦已詩文輒呼笑踔躍苟若無人一過早潦或老少
疾病輒憂飢畏死涕泗橫流眾目君為狂君弗顧也甲申之變
哀詔未至君白衣冠走市上逢人便哭曰已乎已乎黔黎荼毒
桑梓孰荒乎唐王王閔手疏千餘言指斥時事擬伏闕上之而
又自說曰吾說行時事不難也聞徽甯陷則頓足曰不可為矣
遽瓦原稿燒之歸而放情篇什絕意進取作朱娘曲示意順治

戊戌貢京師則又稍稍粧飾具威儀或戲之曰朱娘嫁矣君曰
嘻吾待嫁者也性迂緩人急之故紆遽其步聞頗舉手佐以諧
謔往往令人心折晚得消疾君夙諳方書它醫至率否之藥不
效即又詈罵諸醫者竟用是卒君諱世瑞壽七十有奇配康氏
子男一君六十方學所著有甌山遺稿李宣侯序而傳之余與
君稱知交每過君必出花棋譜賭菓品為樂花棋者君所製也
最之巧君子聲律星卜符呪戲玩之術靡不通晚銘曰擁腫離
奇維木之病而人竇之爰之者由其異也異斯珍珍斯傳矣雖
用不及杞梓榱桷而蟠轔虬結嗟呀古特自非凡卉所可萬一
陸龜蒙怪松贊云或怪于形或奇于詞吾以為君銘辭誰曰不

宜哉

侯嗣宗墓誌銘

蓋人之僻者必有恃而人之傳者必有托唯僻斯怪唯怪斯傳
故世之湮沒無聞者皆尋常儕伍中人也尋常之人無大榮辱
而無大喜感依隱遯遠浮沉局促冀求晦匿或以為然而非高
世之行也嗣宗嗜奇耽異堅據一說百咏不能奪娶婦生子矣
厥子弗類則縛而沉之河婦詎之終身不復相見孰生母喪服
齊不暇軒謂法古也非僻哉好讀書習史漢家言于詩宗韋孟
草書楷法出入南宮虞褚畫仿北苑奕棋善飲酒丰姿整偉吐
納風雅非所托者勝哉然而其畫傳其字傳詩若干首韓令公

達

又刻之以傳嗣宗雖死其不傳者鮮焉矣乃或欽其博或嘗其
雜或服其通或誦其狹或諒其疎狂或適其簡傲伊嚶鬱結坎
壟終其身則所遭之不卒也積書數千卷購古彝鼎法帖卜筮
漁翁浦穿池種竹引江流至堂下鬻良田百餘成之召賓客酣
飲其中山寇猝起蕩為煨燼則之吳之越之楚齊容楚最久時
方用兵携兵書戰策于督府斥之不用踣困而歸乃盡鬻其屋
室廬徙居賜畧又從淨水用筆墨自給己而謀娶妾得鄰人女
數月輒斥去嫌其臭云是皆高世之行也而可于尋常中求之
哉再徙城南夜醉歸猝遇鬼物遂病死貧甚賣所遺絕端硯及
玉印章以殮噫嘻幸矣幸使嗣宗不書畫不詩歌不傳詩歌書

畫傳矣而弗僻亦不傳傳以其僻則并其人之姓氏本末靡弗傳不又所謂大幸耶噫諱思炳先世樂清父諱應秋萬曆己酉舉人母某氏弟思燿副榜貢士子男一生員銘曰

經史足書畫工揚風屹雅擅驚吁龍嗟乎嗣宗齊楚比吳越東設兵說劍誇戰功吁嗟乎嗣宗卜吉壤瘞幽宮孤峩兒踣叢蒿蓬吁嗟乎嗣宗

林梅生墓誌銘

叙曰夫詩未有不學唐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詩之格備于唐一時騷人墨客畢心力其中體裁必整音調必諧韻致必間事情必切讀之有餘思詠之有餘味故足述也自歷下琅琊字模白

茂

擬肥雋濃重識者或病其褻竟陵矯以性窮爭為幽深孤峭峭之調其失則纖蓋學之者過也而好事者遂謂萬曆四十年無詩豈通論哉茂己之交永嘉以詩名者何山人无咎劉揮使長孫金茂才師厚劉方伯玄受邵茂才少文項副使聽所柯茂才情而何邵為最天啟初則陳子建侯張子明止梅子贊臣余同時則林子梅生王子篤蕃李子穎少林子弱仙家弟焯如而贊臣梅生為最贊臣體備三唐而一以清真出之華而不靡寔而不匱學者推正始焉則繼贊臣而建騷壇旗鼓者其梅生乎梅生之詩醇雅秀整暨古沉鬱稱名廣而用物宏取資平而原本厚其深研說慮朝夕誦夕吟蓋五十年于茲宜其韻叶宮商步

中絕矩無毫髮遺恨也今梅生墓草富矣賦心寥遠名山可傳
卷帙常新玄晏誰托余慨先民之不再欣大雅之猶存因銘梅
生之墓牽連書之用見踵事增華原非孤響揚風屹雅半屬同
群而梅生之紹往開來所關甚重非僅一才一藝之足以繫之
也他行事詳趙雲汾所為傳中茲不贅銘曰梅生姓林諱占春
梅生其字雪菴其號世居永嘉之羅浮弘光乙酉貢生配陳繼
童子男二必芬必旋孫男二所著合山詩集甌江詩選各若干
卷藏于家嗚呼西山出雲煥乎其文為陵為谷人得指之曰林
雪菴之墳

先室諸孺人壙誌銘

孺人諸姓世為泉右族父諱錫德母夏氏以萬曆戊午四月二
日生年十九歸余康熙丙午正月十一日寅時遘疾卒得年四
十有九其為人也柔莊靜則時匡余不逮用此庄家事匱而善
濟積而能通約而不劇嚴而有礼昔梅閨閣良友殆不是過顧
憲太周彤太役自奉太儉迄勞瘁以死則余之罪也然門內外
交口賢孺人先中丞嘗語余曰若婦寔孝敬嗚呼斯可瞑矣舉
子男四長藩郡庠生娶王氏長演邑庠生娶董氏長泓長潛未
聘女一適同邑王顧法孫男一令模孫女一藩出孺人歿余晨
夕痛之不置明年丁未正月九日葬孺人于先墓側而虛其左
俟同穴焉嗟哭而銘之銘曰

巍然封者先公墓耶俾爾體魄安且固耶銘之以無忘我故耶
噫痛乎不置仰平不才五月廿四日某亦不才某亦不才某亦不才
神女之靈固為王臨悲賦也今雖離去難得親其形骸然其精神
不與日月俱逝惟我生且生內其靈兮自其靈靈其靈靈其靈靈
交相感也中丞曾公曰自執身奉公如執中惟願其壽其壽
遠及國祚本朝自奉天發迹至長壽以迄天門之聖廟
春靜山陰黃西內不憚歲凶而甘苦其甘苦隨其身去誠不羨圖
不肖亦真為公也奈何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
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
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
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
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
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
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公之知我而不知我

序

瞿溪草者予友樗庵廬墓時筆也樗菴至性過人侍中丞公里
居十九年中丞堅小樓之即樗菴幹旋門內外事條極艱瘁及
奉中丞公諱哀毀骨立廬菴墓三年悲酸辛楚一其精靈神智
于先公松楸間或登歷荒祠廢塚與村疇野視晉唐舊蹟感
慨係之故其詩幽懣悲憤讀之神魂悸栗如淒風楚雨陡集于
神藪鬼窟而生其森戟嗟夫詩蓋難言哉夫三百篇具在皆忠
臣孝子思婦勞人之作故宣尼筆之為經繼此則湘蘭沉蒞忠
不忘君焉故曰詩人曰騷客尊所祖也邇之作者何如乎既不
根柢忠孝以植其至性而情之所發震瀉流溢風雲月露之篇

嗟乎
樓

日

金勒玉人之句止多一綺語障耳故詩無定質也亦無定品也
廟必敬墓必哀情傳之也方成瑋員成壁境寓焉也樗庵他集
天才奔放濤驚浪駭不可方物而茲編獨不然余於此益加珍
敬焚盥以讀羨樗菴之為完人也嗚呼慈烏夜哺白兔晝馴今
將即吉矣諷蓼莪之詩摘瑤琴之禮猶有樂棘之感浸其眉宇
者此余序瞿溪草而不禁掩卷三歎也夫

康熙丙午冬月年家世社弟李象坤映雪書於西青之菊菴

花萼樓集 瞿溪州

永嘉周天錫著

同學梅調元

林必登

男長濬輯

瞻巖 有序

先中丞墓下有巖高三丈許蒙茸不知年歲偶為鑿剔
遂成偉觀因刻瞻巖二字於石用志哀思

隴畔聳嶢巖歷歲積苔蘿霧雨濕枯株蕞垢轉側裏朝夕命鉤
鋤搜剔得其理窈窕態態橫砒砒體勢美面曠虎豹蹲仄覘虬
龍駛對之慘不歡惻惻沉憂起孖哀江漢流迷德山嶽峙奉切

語後昆百世勤仰止

二

西山百里餘先墓居其尊猶如登泰岱徂徠皆兒孫茲巖峙山
腰叢葉勢嶺岷突兀絕依傍側徑足盤桓上眎河漢清下眎川
原蟠樹杪激飛瀑玄崖溜哀滿土岷堅且厚種植將滋繁冉冉
春風至翼披蘭與菘

三

晨夕向墓門哀思靡所寄泰山既西傾丹崖千仞廢陵谷倏變
改世塗但嶮巖偏側此中懷潛馬徒出涕委土為師保况此堪
砥礪登陟何遙遠堅貞以自勵

四

玄霜實高岑巖風曉夜急陞氣凌空青日晁天宇碧孤鴻叫寥
廓哀音何嘹啞幽憂黯自傷沉鬱不可極登高生遠懷况獨觀
顏色溯洄欲往從杳渺泉臺黑行吟陟岵篇血淚霑胸臆

人日

人日謁先塋朝曦射山麓薄霧宿林密雲光淨于沫莖曠來悲
風騷屑動高木松杉鬱蒼蒼草色怯未綠幽堂發哀響凄冷入
銀竹宿鳥何方至鷺棲自局促餘寒正逼膚慘結衣裳薄日月
忽不居哀哀愴心曲瞻拜獨漣漣洒遺容空肅穆

先公墓下作

西舉川原古遠遙積巘平片雲愁裡色細雨枕邊聲恨劇青山
老心傷白日傾啼鳥飛不繞樹淒切不勝情

二

一旦騎箕尾千秋表墓門疎篁連古岫冷露罩荒村楓葉猶醜
血霜鐘欲斷魂起行腸寸折孤月已黃昏

三

極目千山淨蕭森對楚難帝燈寒後暗村笛晚來多散步悲泉
石攤詩廢夢我衣冠歸葬後靜夜聽鳴珂

四

悵矣幽明隔淒然色笑分發聲依斷草雁影落溪紋若憶庭前

樹空瞻原上雲哀哀號墓左泉壤可曾聞

山樓雨霽得三字

夜雨漲新潭晨光映翠嵐遠峰猶匿影近水已堆藍落葉悲吹
萬瞻雲痛在三凭闌多睇望先魄此山南

圓明寺

石磴凌雲岫香光擁梵林金襴傳妙偈玉殿版識禪心僧以笋
作供

陵谷前朝事溪山古佛身感時垂涕泗澗水發音哀

二

杖履追隨地先公嘗遊
此寺中依徊憶昔年有懷皆罔極無語忽潛然
曲澗殘水積高樓滿月懸報恩經卷在稽首世尊前

上

滌上蒼尋方竹遇天谷山人

攀磴諸天近溪林一寺分樹留前夜雨風裊半溪雲邂逅逢之
子淒清得此名君歸逢霜月白落葉正紛紜

再過滌上

乍識樵夫路重過釋子宮樓臺青嶂外獅象碧霄中涼月依人
白寒燈伴佛紅西風雙袖淚點滴落落疎鐘

滌上懷古燈禪師

穿徑平沙出誅茆佛土間曲廊馴鳥雀深院闕莓苔雲影侵窗
靜鐘聲入墓哀遠公辭世後寂寞禮經臺

自景德宿圓明

下

踏徧僧伽地層巒處處連邛荒烟樹暝唯合野亭懸古洞藏幽
草春雲護碧蓮名峰下方人語靜昏黑到諸天

夏日墓次作

一騎箕尾躡天門何處巫咸呼帝閭却憶昔年端午節堂前蒲
酒泛清樽

二

高
翠積古原古岫平斷崖幽壑繞傷情孤兒賸有攀髯淚灑向嶽
松楸作雨聲

三

路入泉臺不可求江天黯黯暮雲收竺家滙裡傷心水墓傍地
里許名

雁家剛到墳前咽不流

四

高峯巖紫蒼生雲收唱樵謳不忍聞揮淚自除墳畔小山風
芭澹斜曛

五

小樹迷離又一春玄崖白石自嶙峋縱然青史香名久何似難
豚薦酒頻

六

去年六月朔風寒吹落庭前白玉榭號泣自抒腸斷白青天慘
澹鬼神酸

止止齋即事

廿年著作似潛夫今日蕭條掩舊廬任使玄亭奇字在不堪老
大愧庭烏

姜定菴給諫遠書致奠并與先人謀不朽志感

松臺寂寂對柴扉花發中庭舊紫薇昨夜山陰傳札至人間天
上有光輝

二

西原阡陌草迷離
匪匪清風徧地吹
有道聲名端不朽
千秋今羨蔡邕碑

周宿來太守詩唁先公賦謝

涼飈淅瀝吹庭除
當門鳥雀戶絲蛛
蕭蕭三徑蒿萊裡
行人低
惜中丞廬捨蒼五馬
高軒過袖出哀辭
上堂坐倉忙跪誦黯傷
情血泪淋漓滿
頤墮自後舟旆歸空谷
地老天荒山鬼哭
墓門
夜雨子規啼殘雲落
月寒梅綠春聲墜
室命如絲憂緒千端
訴
共誰雲霄忽下招魂
賦珠玉千秋薤露詞
但使長留太守白不
須更乞中郎碑

唐墳

墓蔓翳荒址云是唐時墓
十年朽骨化成灰
灌莽離離窟狐兔
隴頭亂石多縱橫
樵夫移取塞道路
寒風颼蕭日欲暮
許立徘徊徒回顧
智愚壽夭不知名
前山後山勢無數
君不見盜跖之

冢千尺高來往行人
織欲睡

山邨暮歸書所見

荒邨日落風蕭蕭
白頭老鴉爭樹宿
枯葦叢竹忽有聲
髣髴如聞
颯颯哭道逢
病叟拾竹枝
髣髴穿髀露
寒無衣
對之無言但太
息
何人年少更輕肥
君不見鄰媪忍餓
夜織布
明日輸官上官
賦

竹枝詞

瞿溪兩岸多竹枝
竹枝映水寒漪漪
漁翁打魚溪渚下
棹入竹陰人不知

張忠簡閣墓

絕巖環幽皆宅霜林覆古所饗室迷夜雨石馬咽秋煙忠蘭香
名遠亭臺夕照懸穹碑文字滅摩認意茫然

戴文端溪墓

萬年寺左尚書墓六百餘年付劫灰落日殘雲兩翁仲零碑斷
礎幾亭臺山空風雨苔痕長楚曠牛羊笛吹哀不用登臨悲往
事夕陽彌望盡蒿萊

盧椽墓

山北廬椽墓溝棘叢枯株朽骨久無主野人競鋤鉏幽臺擢白
日苔錢碧糝糊瑩石日以泐况復髮與顛披茶上廢道故物餘
瓦壚中夜鬼車泣夕照嗥妖孤寒雲蔽層岡楚色慘平燕瞻眺

重歎息清泪盈衣裾萬化皆有盡融景徒嗟吁

金巖何丹霞墓

先生不可作風雅誰與論削劣金巖峰薜薜文章魂繁露墮陸
石薄霧掩孤墳去時柏與松剪伐已不存遺編自千古憑吊空
高原臨風頻悵望野燒天漫漫

蕭公廟

嶺岫西臬山古廟踞其下世遠不知名云是蕭姓者虛空慘幽
森顏恒風雨瀉鬼火吹陰談土偶薜黝壘霧蹟村老傳不閤真
與假瞻拜一躄踏寒飈響四野

顏公祠

魯公祠堂構溪渚畫壁陰森灑秋雨門前沙樹百尺高霧鶴飛
上作神語精忠大義仰平原遺像乃在茲山村日月行天水行
地山陬海角拜英魂雲旂火鈴耀原楚冠珮森巖容儀惟邇祇
祭賽燒紙錢卜珉啜嚼香案下

瞿溪謠 頌叔夜韓令公也

瞿溪昨夜秋水生溪流瀼瀼流向城溪邊小見私較量水清何
似去官清

溪南溪北幾千家高上下種桑麻桑麻到處隨風長那知舊
日棠陰賒

花萼樓集 北征草

永嘉周天錫著

同學 黃朝珪 泰 男長濬輯

寒舟思

寒颼吹雪入蓬窗短棹居然度客艚隔嶺香雲開佛土故宮花
草說吳邦笙歌南國三更月車馬西陵兩浙江聞道香齋猶有
信拍天怒氣未曾降

紀行

旦上維揚道遙遠驛路賒樓臺新氣象車馬舊繁華廿四橋邊

月神仙觀裡花薰城遺址在衰柳集昏鴉

二

一望高郵境田疇巨浸餘傍涯隨鷺宿架木學巢居寔忠蠲租
詔空設水利書江南窪下地吾亦懼為魚

三

入戶渾如寐宵行未聽鷄雲間知日近野曠覺天低土竈吹寒
火泥牆疊短藜東南漕務急辛荏築河堤

四

白日到濼沱黃河滾浪過遺風猶射獵習俗自謳歌戶卧蘆柴
席人提柳樹籬道逢癭項婦抱甕汲泉多

五

朝臨沂水曲夕望泰山岑柿棗參天立風沙接地陰平疇禾黍
澗古岫草烟深側耳齊謳起依稀似越吟

六

才于齊南路馳驅濟北城居民設地震堊老詫河傾為閭甸宣
績隨增陟咄情比邦懷舊德猶記大夫名

七

晚露霏微下停鞭叩野扉獨憐慈母線更愧北山薇沙土迷人
面風塵暗客衣德州雙燕子似傍故人飛

八

扁鵲生斯里昭君有故居紅顏塞外上白骨枕中書俯仰乾坤
小滄桑涕淚餘燕齊爭戰地閔陞久坂墟

九

舉目皇都近驚心帝里遙朕童知擊壤賈客半吹簫俠骨猶燕
市雄圖自漢朝荆卿千載後易水故蕭山

十

燕地閔河壯蒼茫一望中鄉人無擊筑戰士盡韜弓葵麥嗟新
野垣墉識故宮蘆溝橋上月長照七陵東

燕京曲

殿南太液泛晴波上苑新翻樂府歌三十六宮春散暮笙聲嘹

曉月明多

二

雉扇鸞輿報早朝丹墀霧縠雜香飄御前侍衛新承寵紅頂雙
標孔雀毛

三

地比天南道路開侏儻重譯到燕臺黃金白雉珊瑚樹獻作君
王萬歲杯

四

羽林簇簇玉河西閭闔門開御伏齊昨夜恩頒五色詔太平天
子慕屋簷

五
萬戶千門壯未央
雲霄宮闕踈蜺梁
琉璃殿進黃金瓦
五彩龍旗引導長

六
傳聞遼后有粧樓
零落花鈿出御溝
日暮女牆寒雨後
一泓春水自西流

七
楚閣倚雲開畫棟
雕梁委綠苔
大地劫灰燒歆盡
猶留爽氣護如來

八
物換星移二十年
燕山松柏罩寒烟
新朝給與陵園使
日日添香饗殿前

懷古
免穴昭王憤裡穿
望諸墓草深人跡稀
迷離不知處

二
燕丹謀亡秦亡秦
謀迺爾不見樊將軍
虛擲一頭死

三
送客易水上
匕首入殭秦
與俱人不
至于古共悲辛

四
我吊望諸君
人與骨俱朽
如何市上人
椎牛復屠狗

涿鹿

開天大戰爭首在涿鹿野狂熱蚩尤旂流血徧天下

出都門留別謝子荆周若木金蛟吳高都青向非昨

同作燕都客我去君獨留相看不忍別執手情悠悠僕夫朝促
駕道路阻且道昔在風雨夕睽床共唱酬比事劾確錯古誼端
為可求今者倏分袂何以密雙眸京國塵全地勢力爭沉浮所
恃金石交庶或免愆尤涼颼忽已至旦晚具歸舟晤面倘不遑
願言勵清修

宿火澂河同吳縣謝雲扶謝子裴平湖盧上史鄞縣李敬
之象山李汝重章立汝富陽華彥林

行行出都門指屈五十里昨發張家灣小初旁岸熾暑氣酷蒸
人揮袂汗如雨蓬隙來清風微涼暫一喜余也抱小疴積熱乃
成痞終日抱頭眠饕餮不盈七分袂惜良朋聚首欣之子笑談
諧謙兼意氣洽蘭芷道爾命壺觴瓜豆味獨美天末微雲過楚
馬逐接止暝色生遠村泊舟河之渙客思歆孤鶩船頭待月起
宿蓬為項籍故里

呂秦亂棄帝上天厭其穢誕生楚重瞳入闕殲厥類子弟八千
人渡江無與對厥德既不修而復恣暴戾咸陽火三月寶玉滿
車載毒鼓勢薰天父老憎歎慨帝王自有真漢德天命在鴻溝
分東西驕侈不知退吁嗟宴鴻門有人示玦珮龍去抑何遙玉

斗徒撞碎四面楚歌聞楚人僅小隊虞兮泣沾襟猶作兒女態
傳言生茲里史冊頗荒昧遺蹟又茫然悵望神思廢攬古何悠
悠杯酒向江酌

金龍廟

金龍廟前河水決坊岸頽堤似齒嚙爭誇冥力障狂瀾神樓銀
榜漸成缺年年飛輓治河功木葉填塞河之中汪洋四望淼無
際民居半浸鮫人宮自古治河無奇策區區挑築但塞責長堤
千丈一蟻虛處處桃花泛月白獨不見廟貌陰森櫺大鼓刑牲
酌酒嚴香火狂夫披髮作神舞

泊津門有感



當年旄鉞駐津直北遙看萬馬屯今日荒烟寒雨後城頭鼓角
已黃昏

二

燕樓西去舊行臺辛苦籌邊闕草萊可惜垂成人事改京東遺
蹟使人哀

三

天津門外大通橋路接神京百里遙聞道直沽潮信近海門可
是浙江潮

四

幾回飛夢到津頭此夕津頭暫泊舟苦憶屯田先業在泪隨江

水共悠悠

舟中作

晚風吹入甬東船

出都循直波輪船

地北天南思惘然

眼貪看斗斗只青蓮

任憐鉛槧業拚將杯酒答殘編

二

浮踪此日等雲輕

沙岸高水暗生燕子窩前殘月白老君堂畔

暮烟平橋飛寒雨帆初迅

首五陵年少早專城

先中丞生日

先中丞生日

天涯遊子正堪然一望鄉閭淚暗垂

曠痛騎箕終天徒抱瞻依恨幽夢猶疑教誨時

結羨塙是處覲吾師先公手澤教卷歛貯巾笥以當瞻對

立秋次日懷同學翁先生王又教林梅生李直侯王西玉

趙昌言方進廷芬王次銘張駿公董公九李青侯徐幼發

家炤如

東裝曾向帝城遊浦口垂楊暫泊舟樽酒今宵思舊雨葛衣昨

夜怯新秋公車枉載三千牘京國欣瞻十二樓猛憶知交強健

在相携共醉白蘋洲

泗亭覽古

沛上起大風亭長作天子祖龍東西游望氣亦徒爾

赤氣斬白蛇已獲中原鹿陳涉不當王狐鳴也傾覆

漢業既荒蕪火井隨銷歇不見歌風臺蟪蛄啼夜月

芒碭山出雲呂雉知其處雲散帝圖空唯有新豐樹

天子歸故鄉獨厚湯沐邑迄今豐沛人謳吟思漢德

舟行雜詩

維纜楊村口臨流旅興賒片雲低斷浦初月偃平沙潯未千艘
集茅墻兩岫斜居民生計短倚棹膏魚蝦

二

听草依沙長江花傍驛明那知離別夢半是故園情短髮頻窺
鏡長途怕問程晚來蕭瑟意坐待月華月生

三

京國馳驅日鄉閩杳渺時愁來唯命酒興至偶題詩渡口詢遺
蹟津頭認斷碑蒼茫雲水內孺育有餘思

四

待聞清源下孤舟獨早行傳呼元帥令縞紵故人情

花協臺遺人蕪行欵

髡高岬因沙積危樓倚月明夜來新水長吾欲濯長纓

五

濯濯官河柳行行暫息陰如何高望意都是欲歸心阿井仍來
往聊城自古今張秋疏鑿處榆棗久成林

六

跼蹐蓬窗裡朋儕樂事佳山川設越絕謫怪讀齊諧得食游魚
出乘風畫舫偕誰知舟楫上飄泊任天涯

八

夾馬營名古淒清接大荒平疇餘壁壘楚廟列椒漿夢覺人千
里舟迴水一方旅懷增感慨白露已瀼瀼

謝雲秋扶有離家五見月當空之詠因用為首句

離雲五見月當空十幅歸帆掛曉風自分微名同蠟燭却憐小
枝是雕蟲澄江半坼神龍窟秋水遠連瓠子宮此日濟川舟楫
信中流意氣總如虹

開訪甬東故里

西陵戴上甬東船風景依稀似昔年入市魚蝦多海味隔河楊

柳半秋烟周家舊事傳燈火陶穴黃輿新開漲墓田為訪故居

先德遠遷流何處問遺編

先祖恕菴公著述
庶草今佚不傳

謁黃巢先墓

青山碧樹曉烟叢佳氣葱蘢四萬中一水蜿蜒占地脈百年詩

禮見家風童孫奏對功名薄列祖貽謀福祿崇瞻罷松楸通眇
變霧氛原不隔江東

爾東訪舊無一存者感賦

望春橋畔水模糊記得當年膏酒壚
余以辛巳年寫堇壁壘西風新帥
府香林斜日舊浮屠波吞瀚海樓船動
時有濤警雲掩關山鐵騎孤
朋侶可憐零落盡門前唯聽夜啼烏

留別 節得隣字

甬水甌江山若比隣天涯骨肉倍相親
五千里外風和雨三十年前主共賓
杯酒且澆疇昔恨挑燈閒話異時因
望京門畔重回首訂約來時及暮春

余曩時得先生所輯慎江文徵七十卷既寫存之續又得其慎
江詩類問古詩編問古新編問古奇編及列朝私紀永嘉叢書
不全本亦擇其可存者寫存之深歎先生編纂之勤而瞿溪集
郎經籍志著錄未見也辛未秋晤傳省吾傳於郡郎言於古董
樞中買得殘書一冊出以見示則先生之文與詩也凡六卷而
瞿溪草亦在焉不知所刻僅此抑或尚有下卷不可得而攷矣
先生為明末周際五中丞冢子中丞國變後堅守不下樓之節
先生雖一貢成均仍退而著書終老其志節亦復皎如固可哀
也抑可敬也至簡端所載花萼樓書抄亦之目凡卅七種蓋知
先生於鄉邦文獻網羅之博如此余向所得不過什一耳未知

此外各種尚有可物色否也余日望之矣同治壬申十月五日
止安孫錫鳴書於隱泉草堂

夫主觀一頁及此則其西義者請去其志而亦對知以固其身
與主義阿本固親或手或君心則其國變對世有不難之有
譽義草而高志不勝所後勤此則其國不委不可不勤而如來
對中實得錄書一冊通以見示後世主之文與精以成之卷四
將法錄卷後錄未與以系未林部新首各辨茲惟神言故書章
不全李在執其世存查與奇之稱端夫主誠莫多僕而罪氣其
云徐陸陶古新誠固古佛離聞古合誠又恒隨也與承委善書
余兼計得夫主世誠勤工文端以十卷與高者之書入冊其真



溫州府